

非常经典

当墨香之手轻轻拨动心之丝弦时，流淌的是来自灵魂的多彩乐章。华美的，亦或是悲泣的，无论身在何处，心永远在一个守候的地方守护属于自己的音符。在名著成就的乐章中，每一个文字的音符都是心的宠儿。

冰岛渔夫



[法国] 皮埃尔·洛蒂

CLASSIC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经典/张兴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6

ISBN 7-5373-1405-5

I. 非... II. 张... III. 文学—作品—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920 号

非常经典

冰岛渔夫

(法国)皮埃尔·洛蒂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2000 字数:2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3-1405-5 总定价:5160.00 元(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 言

铭刻岁月的灿烂，绽放思想的力量。采撷智慧的点滴，汇聚灵感的微妙。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追寻先贤的足迹，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唯美、神奇和信念。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

在这套《非常经典》丛书中，共收录了近50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雨果、儒勒·凡尔纳、巴尔扎克、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海明威、泰戈尔、卡夫卡等等。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社会风貌、宇宙神秘，一一展现。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事、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对于人本身而言，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历史记载着，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历史继续着。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更重要

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者

作者簡介



皮埃尔·洛蒂原名于里安·维欧(1850—1923),出生于法国西部夏朗德河口罗什福尔市一个职员的家庭,他从小迷恋大海,早就梦想作为水手周游世界,后来他果然成为一名海军军官,从事海上职业达42年之久。他走遍了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的沿海地带,到过美洲、大洋洲、土耳其、塞内加尔、埃及、波斯、印度、巴基斯坦、印度支那、日本、中国……丰富的阅历源源不断地给他提供写作素材,他甚至不需要多少想像力,仅用白描手法记下沿途见闻,便足以构成使读者着迷的奇幻画面。

1879年,洛蒂发表了记述土耳其风光及其恋情的处女

作《阿姬亚黛》，翌年又在报刊连载了《洛蒂的婚姻》，这两部小说奠定了他的作家声誉，默默无闻的海军军官一跃而成为文坛名人。他几乎以每年一书的速度相继出版了十二部小说、九部纪实随笔^①以及若干自传性的作品。

皮埃尔·洛蒂一生都在造访未知的国度，一生都在猎奇寻宝，然而他的情感却永远在追忆往昔，永远在眷恋最古老、最原始的事物。这种怪僻使他总是试图留住逝去的一切，而厌恶资产阶级的现代文明。据说他直到去世，家中都不曾安装电灯和现代化的浴室。他所喜爱的，是未开化民族那种粗犷的乡野生活，那种纯真、平静的幸福。他赞赏布列塔尼的渔民、巴斯克的走私贩、塔希提岛上天真无邪的少女。最后他果然爱上一个巴斯克姑娘，并死在巴斯克地区的一个小镇上。

1886年出版的《冰岛渔夫》，被公认为洛蒂的巅峰之作，正是这部作品，为他赢得了持久不衰的世界声誉。

①（其中包括记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北京的末日》）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二部	69
第三部.....	139
第四部.....	227
第五部.....	273

第一部

一

他们五个人，全都有一副吓人的宽肩，在一间阴暗的、闻得见盐和海水味的卧舱里，他们支着肘在桌边喝酒。与他们的身材相比，舱房实在太矮了，一端细小下去，像一只掏空了的大海鸥肚膛。船舱微微晃动，发出单调的叹息，徐缓得催人入睡。

外面，该是海与夜，可是从里面什么也看不出。惟一



的出口开在舱顶，用木盖关上了，用来照明的，是一盏摇来摆去的旧吊灯。

炉子里生着火，烘烤着他们潮湿的衣衫，散发出混有土制烟斗味的蒸汽。

一张粗笨的桌子占据了整个住室，不大不小正好剩下一圈空隙，可以让人溜进去坐在紧贴橡木板壁的窄木箱上，顶上几根巨大的梁木，几乎碰着他们的脑袋。在他们背后，几张像是用厚厚的方木挖成的小床，仿佛安放死者的墓穴般敞着口。所有的板壁都破旧而粗糙，受着潮气和盐水的侵蚀，天长日久，被他们的手摩得溜光。

他们各自用碗喝着葡萄酒和苹果酒，生的欢乐照亮了他们诚实坦率的面孔。此刻他们围桌坐着，用布列塔尼方言谈论女人和婚姻问题。

尽里面的板壁上，在一个备受尊敬的位置，有一尊陶制的圣母像钉在一块小木板上，这是水手们的守护神，有点儿旧了，着色的艺术还很原始。陶制的人物比活人的岁数大得多，然而，在这破木屋的灰暗色调中，她那红蓝两



色的衣服还是给人一种新鲜的印象。她想必不止一次在危难时刻倾听过热烈的祈祷，在她脚下还钉有两束假花和一串念珠。

五个人的装束一模一样，上身紧紧裹着厚厚的蓝毛线衫，下摆扎在裤腰里，头上戴着一种名叫苏尔瓦（这是给我们北半球带来时雨的西南风的名字）的油布雨帽。

他们的年龄大小不一。船长四十岁上下，另外三个介乎二十五至三十之间。还有一个，大伙叫他西尔维斯特，只有十七岁。从身材和气力上看，他已经顶得上一个大人，脸颊也已蒙上一层黑黑的、又细又蜷曲的胡须。只是他还保留着一双蓝灰色的孩童的眼睛，异常温柔，充满稚气。

由于地方小，他们紧紧地挤在一起，他们就这样蜷缩在阴暗的斗室中，却好像感受到了真正的幸福。

外面，该是海与夜，该是黑且深的海水的无尽的叹息。挂在壁上的一只铜钟指着十一点，无疑是晚上十一点，贴近天花板，可以听见外面的雨声。

他们快活地相互倾诉婚姻大事，但绝无下流的内容。

他们谈的是未婚者的结婚计划，或是家乡婚宴上发生的趣事。有时他们一面大笑，一面冒出几句有点过分坦率的关于爱情享受的暗示。不过在受着这种艰苦磨练的人们看来，爱情总是神圣的，即使赤裸裸地说出来，也仍然算得上是纯洁的。

这时候西尔维斯特不耐烦了，因为另一个名叫若望（布列塔尼人念成扬恩）的没有下来。

真的，扬恩在哪儿？一直在上面干活吗？为什么不下来参加他们的盛会？

“可是，就要到午夜了。”船长说。

说着，他站起身，用脑袋顶开本盖，从洞口叫唤扬恩。于是一道奇特的亮光从上面泻落下来。

“扬恩！扬恩！……噢，‘人’呢？”

“人”在外面粗鲁地应了一声。

从那暂时半开的洞口透入的亮光是那样苍白，简直像是白天的光。就要到午夜了，可这确实像是太阳的光，好

像是从极远处被一些神秘的镜子反射过来的薄暮时分的光。

洞口又闭上了，仍旧是黑夜，小吊灯重又闪动着黄色的光辉，大家听见“人”穿着笨重的木鞋，从木梯上走下来。

他进来了，由于身材奇伟，不得不像大熊似的弓着腰。他一进来就捏着鼻子扮了个鬼脸，因为盐味大刺激了。

他的身材稍稍超过了普通人的尺寸，特别是那宽阔的肩膀，平直得像一条木杠，正面看去，双肩的肌肉在蓝毛衣下隆起，在手臂上端形成两个球形。他那双褐色的大眼十分灵活，露出鲁莽而高傲的神情。

西尔维斯特伸手搂住扬恩，充满柔情而又孩子气地把他拉到自己跟前。西尔维斯特是他未来的妹夫，一直把他当大哥哥看待。他也就以一种娇惠的狮子的神情任人爱抚，一面露出洁白的牙齿，报以亲切的微笑。

他嘴里安置牙齿的地方似乎比旁人要宽敞，所以牙齿



有点稀疏，显得非常细小。他金黄色的胡须从来不剪，可也不怎么长，在他那轮廓细致优美的嘴唇上面，紧紧地卷成两个对称的小髻，然后在两端，在深深陷进的嘴角两边松散开来。其余地方的胡子都刮得干干净净。他红润的脸颊上只有一层新生的绒毛，好像还没让人碰过的水果的绒毛一样。

扬恩坐下以后，大家重新斟酒，还把小见习水手叫来帮他们装烟斗、点烟。

这种装烟斗的活计，等于让小水手也来抽上两口。这是个强壮的圆脸小家伙，和这些彼此沾亲带故的水手也沾点亲。虽说工作也相当繁重，他仍是船上受娇惯的孩子。扬恩让他用自己的杯子喝了点酒，就打发他睡觉去了。

然后，大伙又拾起了关于婚姻的重大话题。

“你呢？扬恩，”西尔维斯特问，“你什么时候办喜事？”

“你也不害臊，”船长说，“像你这样大的小伙子，都二十七了，还不结婚，姑娘们看见你会怎么想呢？”

扬恩晃了晃他那吓人的宽肩，摆出一副蔑视女人的架势，回答说：“我的喜事嘛，晚间办，别的时候也行，这得看情况。”

这位扬恩刚刚服完五年兵役，他在舰队当炮手的时候学会了法语，还学来一套怀疑派的论调。这时他讲起他最近一次“亲事”，这一次好像持续了半月之久。

那是在南特，同一个歌女的事情。一天晚上，他出海归来，带着几分醉意闯进一家剧院。剧院门口有个女人在卖一个路易（即二十法郎）一扎的大花束。他买了一束，并没想清楚要派什么用场，可是一进剧场，他就对准正在台上演唱的女人，使劲把花掷去——一半是突如其来的爱情的表示，一半是对他认为涂得太红的那个大玩偶的嘲讽。那女人竟当场被花束击倒，随后她热爱了他将近三个星期。

“在我开拔的时候。”他说，“她甚至把这只金表送给了我。”

为了让大家看看这只表，他像对待一件微不足道的小



玩意似的，把它随便扔到桌上。

事情是用粗鲁的词句和他独特的形象语言描述出来的，可是对于这些处于太古状态的人们，这种文明生活中的平凡故事却显得十分不协调，他们能感觉到的，是他们周围大海的深沉的寂静，他们所瞥见的，是从舱顶泻下的给人以北极暮夏之感的午夜之光。

扬恩的这些举止谈吐，使西尔维斯特又惊异又难过。他是个纯洁的孩子，在一种尊重圣礼的环境中由他的老祖母抚育成人。老祖母是普鲁巴拉内乡一个渔民的寡妇。西尔维斯特很小的时候，天天和祖母一起去母亲坟前，跪着作一遍祷告。坟场在一处悬崖上，从那里可以远远看见当年使他父亲葬身海底的英吉利海峡的灰色波涛。祖母和他非常穷，他不得不很早就出海捕鱼，他的童年是在海上度过的。至今他还每晚做祷告，他的眼睛还保留着一种宗教的纯真。他也挺漂亮，除了扬恩，船上就数他长相最好。他的嗓音柔和，孩童的语调与他高大的身材和黑色的胡须显得有点不相称。因为长得太快，他对自己一下子变得这

么高大壮实几乎有点惶惑不安。他打算不久就和扬恩的妹妹结婚，但从来没有理睬过其他女孩子的挑逗。

在船上，他们总共只有三个铺位，两个人才有一张床，所以夜里只能轮班睡觉。

到他们饮宴——为纪念他们的守护圣母升天节举行的宴会——完毕，已经过了午夜十二点了。他们当中的三个溜进那墓穴一般的小黑窝里睡觉，其他三人回到甲板上继续那中断了的捕鱼工作，这三个人是扬恩、西尔维斯特和一个名叫纪尧姆的同乡。

外面天是亮的，永远是亮的。

但这是一种苍白又苍白的、什么也不像的光，它无精打采地投射在物体上，好像落日的反照。在他们四周，立时展现出一片没有任何色彩的无垠的空间，除了他们的船板，一切都像是半透明的、触摸不着和虚无缥缈的。

肉眼几乎连海的模样也分辨不出来，近看仿佛是一面无法映照任何形象的颤动着的镜子。朝远一点看又像变成了雾气弥漫的平原，再往远看，什么也没有了，没有轮廓



也没有边际。

空气的潮湿阴凉比真正的寒冷还要凛冽，还要侵入肌肤，呼吸的时候，可以闻到浓烈的盐味。万籁俱寂，雨也停了。天空上，无形无色的浮云似乎蕴藏着这种无法解释的潜在的光，人们可以瞧见东西，却仍然意识到是在黑夜，而且所有这些东西的苍白色，都说不上有任何细微的差异。

站在上面的三个人，从小就在这寒冷的海上，在这影影绰绰的幻象一般的奇境中生活，他们已经看惯了在他们窄小的木屋周围发生的千变万化。他们的眼睛像海鸟的眼睛一样习惯了这一切。

船在原地缓缓地摇摆，总是发出同样的叹息，单调得像一个人在睡梦中反复吟唱的布列塔尼歌谣。扬恩和西尔维斯特很快地准备好鱼钩和钓丝，另一个则打开一桶盐，磨快了大刀，坐在他们身后等待着。

这用不着等多久。他们刚把钓丝抛进平静冰冷的水中，就立刻提起了像钢刀般闪亮的、灰色的、沉甸甸